

惠特曼诗歌的男性气质*

刘翠湘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外语系,湖南 永州 425000)

摘要:惠特曼作为男性诗人的性别特征十分鲜明,《草叶集》焕发着独具魅力的男性气质。硬汉精神、强者情结和野性放纵、雄奇铿锵的自由体语言雄风是惠特曼诗歌男性气质的重要表现。

关键词:惠特曼;诗歌;男性气质

中图分类号: I71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9)02-0111-03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立项课题(0806072B)

作者简介:刘翠湘,女,湖南永州人,永州职业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惠特曼早年在致爱默生的信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文艺观点。他毫不隐讳地对美国当时的诗歌状况进行了批判,其中说到:“诗歌中没有男子气和生殖机能,倒有些更像是阉割了的平庸的东西。”接着,他还说道:“没有一个是出于天性和自己的男子风度而行动、穿衣、写作、说话和恋爱的,可谁都谨慎地瞧着别人怎样行动、穿衣、写作、说话和恋爱。”惠特曼认为,缺乏“男子气”、缺乏“男子风度”是当时美国诗歌的严重弊症。换言之,他要将“男子气”、“男子风度”作为自己诗歌创作的重要追求;他的目标是:“美国将保持粗犷而开阔”(《致爱默生》)。事实上,在他毕生的创作中,作为男性诗人的性别特征十分鲜明,《草叶集》焕发着独具魅力的男性气质。

一、硬汉精神

硬汉精神是惠特曼诗歌男性气质的重要表现。当然,硬汉精神作为后来美国作家海明威《老人与

海》的文本符号而广为人知。其实,海明威式的硬汉精神在他的前辈作家惠特曼那里,已发育得相当充分、健全,不过是以诗歌的形式罢了。

百折不挠、不言失败、不放弃、不抛弃是硬汉精神的重要内涵。惠特曼在《过去历程的回顾》中谈到自己写《草叶集》的背景、动机和它的主旨时说:“我没有赢得我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承认,乃退而转向对于未来的心爱的梦想……这就是要发愤以文学或诗的形式将我的身体的、情感的、道德的、智力的和美学的个性坚定不移地、明白无误地说出并表现出来……”惠特曼选择了文学,选择了诗歌,便坚定不移,勇往直前,发愤图强。《草叶集》的出版历经风雨,饱受挫折,但惠特曼从不气馁,从不言弃。可以说,生活中的惠特曼是一个典型的硬汉式人物与硬汉式诗人。

惠特曼在《铭言集·我沉着》一诗中表露了自己硬汉式的坚韧品格:“我无论生活在哪里,遇到任何意外都要保持自我平衡,面对黑夜,风暴,饥饿,

嘲弄,事故,挫败,都要像树木和动物那样坚韧。”在《未来的诗人》中,惠特曼写道:“我是个漫步向前的人,从没真正停止过”。坚韧与执着是一对孪生兄弟,也是硬汉精神的重要特质。这种特质也是《草叶集》的人文基调与人格底色。

硬汉精神必然伴随着与之相称的景象描绘与情感体现。这在惠特曼的诗歌中可谓淋漓尽致。“多么新奇!多么真实! / 头上是太阳,脚下是神圣的土地。”“我追随着许多人并为许多人所追随,我也创立一种宗教,走入竞技场”(《从巴曼诺克开始》)。“跟我在草地上闲游,把你喉咙里的塞子拔掉,”“我知道上帝的手便是我自己的诺言, / 我知道上帝的精神是我自己的兄弟”,“我为什么要祈祷呢?我为什么要恭顺有理呢?”“我知道我是结实而健康的, / 宇宙间的一切都向我长流不息”,“我无条件地接受时间的磨蚀”,“华尔特·惠特曼,一个宇宙,曼哈顿的儿子, / 狂乱,肥壮,多欲,能吃,能喝,善于繁殖, / 不是感伤主义者”(《我自己之歌》)。“在他的步态和头颈的姿势、他的腰身和膝盖的柔韧上,衣服不能把他遮挡, / 他所有的强健而美好的实质能将棉絮和毛葛戳穿”(《我歌唱带电的肉体》)。即使写性、写性爱,惠特曼也透露出一股硬汉精神。如《一个女人等着我》:“一个女人等着我,她拥有一切,什么也不缺, / 可是如果缺少了性,或是缺少了健壮男子的水分,就缺少了一切。”“我严厉、苛刻、魁梧、不容劝阻,但是我爱你们, / 我不会伤害你们,除非那对你们是必要的, / 我倾出原料来生产适合美国的儿女,我以迟钝而粗鲁的肌肉把它挤进, / 我有效地支撑着自己,我不听任何恳求, / 我不敢退却,直到我将体内积累了那么久的东西好好储存。”以这种狂大、自信、伟力的姿态与方式写情爱、性爱,在中外诗人中确属少见。

惠特曼诗歌的男性气质中的硬汉精神在审美范畴上,也可归入西方美学家所建构的“崇高”、“酒神精神”之列。酒神所孕育的狄俄尼苏斯精神,象征豪放、激情和爆发的生命力,呈现出阳刚之美,浪漫风格的作家大都表现了这种状态。审视浪漫主义诗人惠特曼的诗歌,我们发现,他的很多诗篇带有鲜明的“崇高”美学特征与“酒神”精神特征。如《我自己之歌》、《我歌唱带电的肉体》、《大斧之歌》、《开拓者!啊,开拓者!》、《欧罗巴》、《敲呀!敲呀!战鼓!》、《啊,船长!我的船长!》等。这些诗篇张扬酒神精神,或抒写大自然的崇高,或抒写心灵与自我的崇高,或抒写国家与领袖的崇高,或抒写人民

与创业的崇高,等等,壮丽磅礴、酣畅淋漓地表现了作者的男性气质中的硬汉精神。

二、强者情结

强者情结是惠特曼诗歌男性气质的另一重要表现。他说:“一切都在等待或暂时中止,直到一位强者出现; / 一位强者是一个民族也是宇宙的能力的证明”(《大斧之歌》)。这种强者情结像血液渗透骨肉一样渗透在惠特曼的精神信念中。

惠特曼对发展进步的美国有着强烈的自豪感。他始终坚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说:“美国人民的天性都是完美的,势必产生英雄人物”。他甚至认为,美国辽阔的国土是滋养天才的地方,而其它国家与伟大的美国相比则显得相形见绌。因此,在许多诗篇中,惠特曼高亢地为自己的祖国放歌,或抒发对强盛祖国的礼赞,或抒发对建设强大国家的热情与愿望。当诗人的男性气质和强者情结一旦与祖国情结相结合,惠特曼情不自禁地发出激越慷慨的最强音。“来,我要创造不可分离的大陆, / 我要创造太阳所照耀过的最光辉的种族, / 我要创造神圣的磁性的国土”(《为了你啊,民主!》)。

除建设强者国家外,惠特曼还渴望建立强者个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惠特曼的长诗《我自己之歌》实则是建设强者自我与强者个人的宣言书。惠特曼在《我自己之歌》一诗的开头写道:“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 / 我承担的你也将承担, / 因为属于我的每一个原子也同样属于你。”惠特曼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也与强者情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惠特曼笔下的“自我”是一派典型的男子气质。透着鲜明男子气质的“我”,粗犷、豪迈、刚健、大度,勇于承担,敢于负责。《我自己之歌》中的“那个男人”、那个“我”堪称英雄,在危难关头,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坚守忠诚。这是强者个人、强者自我的诗意呈现。在这首长诗里,惠特曼宣称“我里外都是神圣的”,“我”是一个宇宙,无所不是、无所不在,“在这个地点我才与健壮的灵魂一起站着”,“我博大宽广,我包罗万象”,“我”在世界屋脊上发出粗野的叫喊。这些恢宏、磅礴的自我形象无不透露着强者精神、强者气概。

惠特曼写了不少军旅诗,这些诗歌在风格上雄漫劲健,洋溢着刚强的男性气质,从创作心理角度上,也应该是强者情结使然。收录在《桴鼓集》中的

诸多诗篇弥漫着壮烈的战争气氛。在《啊,诗歌,先唱一支序曲》中,面对战争,男人们勇敢地武装起来,开赴前线,保卫祖国,保卫家园。惠特曼为正义战争而歌,全诗基调雄壮,鼓舞人心。

1861年4月12日,美国南北战争爆发,4天以后惠特曼在笔记本中写下了自己的誓言:“今日此刻,我下定决心,要为自己锻炼出一个纯正的、完美的、可爱的、血液清洁的、强壮的身体,办法是戒除一切饮料(只喝开水和牛奶),不吃肥肉,不用夜餐……”显然,在艰难时期,惠特曼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自觉地从自己做起,强健心志,承担使命。作为诗人,他把反映军人生活的诗歌创作放在重要位置。《在宿营地忽明忽暗的火焰旁边》、《一天夜里我奇怪地守卫在战场上》、《裹伤者》等诗篇无不张扬着军旅豪情,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坚强的男性气质中的强者情结。

三、语言雄风

古往今来,凡有说话和写作经验的人,可以说无一例外地都感受到了说和写的困难,体验到了语言的痛苦。毫无疑问,惠特曼是挣脱语言痛苦而摘取语言桂冠的诗人。他的诗歌语言野性放纵,雄奇铿锵,摧毁规矩而自成方圆,成就彪炳中外诗坛的自由体。这种自由体恰是男性气质使然,反过来又成为表现男性气质的有效形式和最佳载体。在他的《海啊!以沙嘎傲慢的言语》中,大海沙嘎傲慢的语言其实也是惠特曼的语言,大海的性格其实也是惠特曼的性格:惊涛拍岸、倔犟不屈、恣情任性、粗野如雷、响如狮吼。这些,不正是男性的性格特征吗?不正是男性的话语特征吗?

惠特曼是诗歌语言勇敢、坚毅的探索者和创新者。这种探索与创新当然首先服务、服从于他所要表现的思想情感,正是在这过程中,也使他诗歌的男性气质表露无遗。弗·奥·马西森在《美国文艺复兴》中对惠特曼的诗歌风格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比

拟,即演讲、歌剧、海洋。这三个比拟也很适合惠特曼诗歌的语言风格。

惠特曼是拆除诗歌与散文语言樊篱最彻底的人。他高呼:“现在是打破散文与诗之间的形式壁垒的时候了。”他是自由体诗歌的坚定倡议者,也是勇猛的实践者。

前面论述过惠特曼诗歌的阳刚美。阳刚美不仅表现在惠特曼诗歌的题材与思想内容,也表现在语言上。正如一阕宏大的交响乐,必然要有多种不同音量和音色的乐器的合奏,正如浩荡奔腾的江流,必然要有宽广的河床才能运行。具有阳刚美的诗章,在笔法上往往是大笔勾勒,大开大合,相摩相荡,形成波澜起伏、气势磅礴的特色。如同施补华在《岷傭说诗》中所论:“用刚笔则见魄力,用柔笔则出神韵。柔而含蓄之为神韵,柔而摇曳之为风致。”惠特曼的诗歌语言、语句颇多“刚笔”,从中见出诗人的巨大“魄力”,如:“现在我看出了造就最优秀人物的奥秘, / 那就是在露天中生长,和大地一起饮食、休息。”(《大路之歌》)“而你,美国 / 你的子孙从来就巍然屹立,可是你更在一切屹立者之上耸峙。”(《展览会之歌》)“在尼亚加拉下面,瀑布像一幅纱巾罩在我脸上…… / 那里公牛走来履行它的雄性职责,那里种马在走近母马。”(《我自己之歌》)

这些“刚笔”在《草叶集》中不胜枚举,俯拾即是,它们词采豪壮,力度很强,充满胸吞云梦、整顿乾坤、风起云涌、雷奔电掣的男性气概,读来大声铿锵,劲健有力。

参考文献:

- [1] 李野光. 惠特曼评传[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 [2] 黄宗英. 抒情史诗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3] 李野光. 惠特曼名作欣赏[C].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5.
- [4] 施袁喜. 美国文化简史[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粟世来)

The Manly Temperament in Whitman's Poems

LIU Cui-xia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Yongzhou Vocational-technical College, Yongzhou, Hunan 425000, China)

Abstract: As a male poet, Walt Whitman's poems are of very clear sex characteristics, and *Leaves of Grass* has called forth a manly temperament of unique charm. The spirit of an unyielding man, the intricacies of the strong, unconventional and uninhibited wildness and the wondrous and sonorous forcefulness, all these that are expressed in Whitman's poems of free verse ar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manly temperament.

Key words: Walt Whitman; poems; manly temperament